

姑妄言

(第一卷)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姑 妄 言

[清] 三韩曹去晶 著

(第一卷)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姑妄言/ (清) 曹去晶撰. - 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 1999.1
ISBN 7-5059-2812-0

I. 姑… II. 曹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01775 号

书 名	姑妄言
作 者	曹去晶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薛燕平
责任校对	李 川
责任印制	董 华
印 刷	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
开 本	787×1092 1/16
字 数	970 千字
印 张	132.625
版 次	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3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2812-0/I·2095
定 价	780.00 元 (全四卷)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自序

夫余之此书，不名曰真而名曰妄者，何哉？以余视之，今之衣冠中人妄，富贵中人妄，势利中人妄，豪华中人妄，虽一举一动之间而未尝不妄，何也？以余之醒视彼之昏故耳。至于他人，闻余一言曰妄，见余一事曰妄；余饮酒而人曰妄，余读书而人亦曰妄，何也？以彼之富视余之贫故耳。我既以人为妄，而人又以我为妄。盖宇宙之内，彼此无不可以为妄。呜呼！况余之是书，孰不以为妄耶？故不得不名之妄言也。然妄乎不妄乎，知心者鉴之耳。

时雍正庚戌中元之次日

三韩曹去晶编于独醒园

曹去晶自评

既欲看是书，请先阅此评。

余著是书，岂敢有意骂人？无非一片菩提心，劝人向善耳。内中善恶贞淫，各有报应。句虽鄙俚，然隐微曲折，其细如发，始终照应，丝毫不爽。明眼诸公见之，一目自能了然，可不负余一片苦心。其次者，但观其皮毛，若曰不过是一篇大劝世文耳，此犹可言也。倘遇略识数字，以看鼓词之才学眼力看之，但曰好村好村，此乃诸公为腹所负自付（村）耳，非关余书之村也。求其不看为幸。何故？诸公自恐其污目，余更恐其污书。

书于独醒园

秦淮旧迹
引文
瞽女遗踪

姑妄言引文

三韩曹去晶游戏编为知者道，不共俗人看。

引文 秦淮旧迹 瞽女遗踪

诗曰：

阿房宫里称佳丽，	谁识秦淮艳六朝？
风嫋绿杨穿画鹢，	月明红粉步虹桥。
沧浪夜夜闻鼙鼓，	台榭年年吹洞箫。
最是八行书未尽，	渡头又见酒旗招。

这一首诗是赞秦淮之作。你道这秦淮在何地方？乃金城中一条内河。这金陵系江南之地，春秋属吴，战国属越，后属于楚。因楚威王埋金于此以镇之，故谓之金陵。嬴政改为秣陵，孙权更为建业，西晋曰建康，东晋曰丹阳，隋曰蒋州，唐曰升州，宋仍建康府，元时称集庆路，至明太祖建都于此，改为应天，今之江宁府是也。秦始皇时，太史奏金陵有天子气。那时他方自称为始皇帝，满心以为天下是他赢家一己之物，欲传之子孙于万万世。听得这话，犹恐几千万年后或生圣人，夺了他家天下，遂忙忙发驾南巡，欲将龙脉掘断，以泄王气。自东至西浚成一河，城分两半，引淮水灌之。因系始皇所开，故名曰秦淮。俗有两句道得好：

世无百岁人，枉做千年调。

就是他了。写尽愚人之愚。千百年后之王气不曾泄去，反把自己的王气泄尽，一传而绝。照远不照近，千古同然。这秦淮东有三十三洞，但通江源，而人不能出入。在通济门之南，东门也。西有一十八洞，设立水关，可行舟楫。在水西门之南也。谚云：“三十三天无人走，十

秦淮旧迹
引文 瞿女遗踪

八地狱有人行。”此之谓也。起初不过是条河而已，直至吴、宋、晋、齐、梁、陈六朝，皆都于此，方才富盛。到明洪武建都之后，将城改筑外城，袤延一百二十里，门有十八。有瑶芳、土桥、凤台、安德等名。内城周六十里，门有十三。有聚宝、三山、石城、定淮、清凉、通济、仪凤、仙鹤、麒麟、金川、太平、得胜、洪武等名。东则龙蟠，西则虎踞，建皇城宫室于其北。复将此河自南至北，开至鸡鸣山下而止。鸡鸣山之左，乃古之钟山。形如覆舟，又名覆舟山。因蒋子文追贼至此山下被杀，孙权于此立庙祀之，故又名蒋山。山侧有台城旧基，建章宫、含章殿遗址此即寿阳公主入日梅花落额山处也，陈后主辱井。山后即玄武湖。山之巔，右有梁武帝所创之鸡鸣寺。此寺乃宝志公监造，地址不过数亩，内中周回曲折，深邃若大刹焉。至今有志公遗像，漆裹装金，造塔如室以供之。其左则明太祖所建之观星台。山之下，东则太学，西则帝王庙、功臣庙、蒋庙、高庙、合城机匠祀之，庙中有泉极佳。城隍庙、关帝庙等十庙，金碧辉煌。至于两河岸上，有泮宫。“泮宫”二字乃宋朱熹所书。天下文庙之内皆

为明伦堂，独此名明德堂，乃宋文天祥所书。文庙之侧即贡院焉。又有黄公祠，桃叶渡，邀笛步，十景墙。桥侧有青溪、（今呼内桥。）淮清、文德、武定、靖难时，黄观夫人有诗云：不忍将身配象奴，手持麦饭祭亡夫。今朝武定桥头死，一剑清风满帝都。即此处也。利涉、乃木桥也。自来相传此桥映苏州风水，宜木不宜石。至今苏人年年来修，亦一古迹也。大中、上浮、下浮、二桥乃船搭浮桥也。珍珠、莲花、陡门、四象、笪桥等名，如飞虹横跨河上，将一条秦淮妆点得十分富丽。十余里楼台夹岸，千百处树木参差。画舫飘游，从朝至暮；笙歌缭绕，以夜继日。天下相传为名胜之地，繁华之邦。凡过往绅衿商贾仆隶，无不买舟游赏。本处富贵的人不消说，虽贫穷屠贩，亦典衣弃物，必常常游鉴。倘有一人不至，众口咸称俗物。因此游人如蚁，往来络绎。故那两岸河房，多居美妓。或隐约于珠帘之内，或徘徊于花柳之间；或品洞箫，或歌新词；或倚雕栏而献媚，或逞妙技以勾魂；或斜溜秋波，或嫣然独笑。引得这些游人浪子，无不魂迷色阵，骨醉神飞，日夜如狂，四时不息。这一段便是秦淮的佳话。后来

秦淮旧迹
引文
替女遗踪

明太祖升遐，太孙继立，燕王朱棣为恶秃姚广孝所蛊惑，自北平起兵篡夺了建文天下，叙事中已把二人的罪案伏下，妙。改元永乐。恨靖难诸公不肯臣附，遂大杀忠良，男子老幼尽戮，妻女大小悉充官妓。于城里城外建造重译、石城、鹤鸣、醉仙、乐民、集贤、轻烟、淡粉、梅妍、柳翠、鼓腹、讴歌、南市、北市、清凉、来宾共十六楼以分贮之，设教坊司掌管，隶于太常乐籍。教坊司纱帽角带，圆领白菜补子，有衙署，有公座、朱笔、吏役、刑仗、签筒之类，俨然一官，但遇客不敢拱揖耳。终岁敛一年之利，交于宫中金花库，为后妃脂粉之资，丑极。以胯下得来之物，为后妃面饰，可笑。美其名曰金花银两。这十六楼乃永乐皇帝造为渔利之所，永乐于地下若有知，亦当愧杀。但不知可悔此一着错否。与他处娼楼妓馆自是不同，真个是雕梁画栋，玉宇琼楼，檐飞走兽，窗斫菱花。一到晚来，纱灯照耀，玉烛辉煌，火光荧荧，如同白昼。浅斟低唱，妙舞娇歌，觥筹纵横，丝竹迭奏，朝夕爽心，日夜聒耳。至于其中美妓，则不可胜数。真古今第一盛迹，即也是亘古新创第一奇政也。奇则奇矣，虐亦虐也。曾

有一诗感叹这十六楼道：

南北繁华十六楼，语褒而意贬。管弦吹动一江愁。胜于骂。

劝惩自有先王法， 罪辱何须及女流。
陌巷花连秦苑晓， 歌台莺啭汉宫秋。
当年只为通商贾， 不解而今有妓囚。

看了此诗，便知那时光景了。此句内中，赞美也有，唾骂也有。直到了嘉靖年间，此风稍息。然又生出一种瞎妓来，说起来尤为可笑。瞎妓来因。你道一个女人生在世上，五官俱足，犹有丑陋不足观者，况少了一对眼睛，可还看得？至于妓者，全要在秋波寄意，眼角传情。若紧闭双眸，有何趣味？相传昔人有爱一眇娼者，宠癖异常，娶之而归，人皆笑之，以为异事。彼云：“予自得斯人，视天下妇人无不多一目者。”秦少游有《眇娼传》。此不过一人之痴情耳，与嗜痴者何异？但一女子至于双目皆瞽，犹可相亲者乎？你道这些人何为作兴到他，圣人云：“见瞽者变。”与孟夫子恻隐之心同意也。然若辈乌足语此。因内中有个缘故。那时十六楼的风景虽不能如初，又兴出一个胜地

秦淮旧迹
引文 替女遗踪

来，名曰旧院，人称之为曲中院。门前对武定桥，后门在钞库街。明太祖造钞之所。妓家鳞次比屋而居，室宇精洁，花木萧疏，画槛雕栏，绮窗丝帟，恍若仙居，迥非尘境。院中盆景尽异卉奇葩，房内摆设皆古瓶旧鼎。字画悉唐晋宋元，器皿俱官哥汝定。焚香必凤饼龙涎，烹茶定龙团（团）雀舌。池中金鳞耀目，架上翠羽传言。虽一拳太湖石，必透瘦可观；即数朵枝上花，亦鲜妍可爱。各各争妍献媚，家家斗胜夸奇。有客到门，则铜环半启，珠箔低垂。升阶则獬儿吠客，鹦哥唤茶；登堂则假母肃迎，分宾抗礼；进轩则丫环艳妆，捧娘而出；坐久则水陆并至，丝肉竞呈；定情则目挑心招，绸缪宛转；入夜则撮笛搯箏，梨园搬演。声彻云霄，喧填达旦。到了夏月炎天，有一番佳致。卯饮淫淫，兰汤滟滟。薰风徐来，衣香一室。至日亭午，裙屐少年，油头半臂，提篮挈榼，高声唱卖逼汗草、孩儿菊、茉莉花。娇婢卷帘，摊钱争买，捉腕擦胸，纷纷笑谑。顷之，乌云堆雪，竞体芬香。请想在这去处行动的人，以千金买笑，白镵缠头，可是穷人做得来的？自然都是膏粱公子，富室娇

儿。或是效用的先生，或是加纳的阔老。且这几种人，不但使几个憨钱，且要假装一个名士，必定要嫖名妓，宿美媚，好使人羡慕他道：某名妓是公子的令翠，某美姬是财主的相知。他倒也不图甚么风流实事，只要博一个识货的虚名而已。说尽狂奴心事。要知这名妓二字也不是容易加的，必定才貌惊人，技艺压众，众口称扬，逢人说项，这才算得一个名妓。他无奈堕落烟花，身居下贱。那果然名称其实的，未免自负，眼空一世，必须美如卫璧人、才过曹八斗的人品，才得他心悦诚服，可是几个臭铜钱轻轻动得他的？明末有名妓曰刘元，佻达轻盈，目睛闪闪，注射四筵。有一过江名士与之同寝，元回身向里，不与之接。其人拍其肩曰：“汝不知我为名士耶？”元回头曰：“名士是何物？值几文钱一个？”相传以为笑。彼辈视名士犹如此，而况于此类乎？你想，就是一个丑陋的妓女，也未尝不思量接一个美貌男儿。说透人心。况既是名娃，岂肯与酒囊饭袋衣架肉桶为伍？且这种做痴顽公子的，拿着老子鱼肉兵民几个钱，仗着乃尊爵位勋赫一番势，一段骄傲之气，虽长亲父执，财势稍次，尚不屑以正眼视之，

秦淮旧迹
引文 警女遗踪

何况将钱挟妓，不效《占花魁传奇》中万俟公子身分者，能有几人？至于富家郎，他祖父的财主可是轻易得来的？阳货云：“为富不仁。”这是财主们生前的官衔，死后的谥号，都是他刻薄穷人，心机盘算，日挣一日，积少成多。你想这种钱与强盗劫人相去几许，可能保得常久受用？自然要生出不肖子孙，替他花费。这起孽障，身上穿几件蛇蚤皮，蛇蚤皮，所谓轻跳（佻）之意耳。腹中无一点文墨气，糟包着一个肥脸，唐欧阳询谓长孙无忌云：“只因心混混，所以面团团。”可做此注解。高腆着一枚屎肚，此则不独富家儿。腰中仗几个臭铜钱，眼内无一个大丁字。谈吐时俗恶之气冲人，举动时骄傲之态可掬。不但是此辈一幅行乐图，而且是一篇揣骨相。勿论贤愚，稍有识者，未尝不为人喷饭，未尝不为之叹惜。当时人称他们为麒麟植，一丝不谬。何为麒麟植？人有假装麒麟者，制一麒麟形状披于蹇驴之上，望之俨如麒麟也。既至脱去假饰，仍庞然一蠢驴而已。这些人以皮相之，相貌痴肥，衣冠齐楚，居然人也。窥其底里，兽焉何别？请想这种人，可是那名妓眼中所有的？了却许多富家郎。再者，

这些效用的先生，加纳阔老，自然都是有钱人做的。他弄了一顶臭乌纱，自然是铜腥臭。不自己回想，我一资郎耳，满身铜臭，头既臭矣，满身自不能免。混浊衣冠，貽羞当世，缩颈藏头，犹恐人知不雅。孰意毫无忌憚，意气洋洋，以为尚书宰相，是他分内之物，骂尽小人，如见其肺肝然。傲然自得，恬不知耻。终日鲜衣驽马，俊仆豪奴。昼则横行里巷，欺凌乡党；夜则投入烟花，美酒羊羔。要知道这原也怪他不得。你想他囊中有钞，腹内无书，既不知四书五经、八索九丘为何物，又不解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是何话，终日无聊，不教他嫖赌，却做什么事？但可怜有一种不第的穷儒，三年灯火，十载寒窗，不能奋飞，终身困钝。真是控天无路，告诉无门，言之令人酸鼻。还有无限抱经济之才者，埋没于草莽之中，怀韬铃之略者，栖身于畝亩之内的，真令英雄气短。千古同声一哭。真所谓：

时来顽铁生辉，运去黄金失色。

就是此了。可笑这些没字碑，自幼不受先生的气，一乐。大来不受宗师的气，二乐。仗祖父遗留的

秦淮旧迹
引文 警女遗踪

些宝钞，三乐。托自己生来的些顽福，四乐。有此四乐，才好配后之四妙。公然做起甚官来，称起老爷来。此不足怪，江南之和尚道士，辽东之医生，无一不称老爷者。相与起当道来，扛抬起大轿来，长班跟随起来，篋片奉承起来。纱其帽而圆其领，腰其带而补其花。冬烘头脑，虽皇帝在上，亦不知其比己尚尊。此身如在云雾中，捉摸不定。虽欲不自大，其可得乎？这等人，人人见之欲呕，个个闻之齿冷。况那娇娇滴滴的名妓，身边可容得如此恶俗之物？了却许多加纳效用的先生阔老。因这几种人在妓馆往来甚密，若（惹）得那些名妓都厌恶起来。虽不敢明明拒绝，恐其使势也。有在言语中讥诮他的，也有作诗文嘲笑他的，也有假歌词代骂的，也有在背后指搠的。久而久之，轰传里巷，人皆以为美谈。这些簇新时兴的老爷，“簇新时兴”四字，加得刻毒之甚。既不能博一个虚文，反添了一篇丑赞。弄得认真不得，认假不得。极苦。欲留恋而自觉无颜，欲嗜恶而又无指实。因此不约而同，再不敢轻游妓馆。更苦。但这些人浪荡惯了的，如无缰野马，纵辔狂驰，身子如何拘束得住？无可奈何，不得

已而思其次，千筹万算，在妓女中想起一种瞎妓来。他想头也甚妙，真妙想。去嫖这瞎妓，他却有许多燥脾处。紧闭双睛，不能辨我之好丑，无从褒贬，一也。一妙。瞎女中百无一人能通文墨者，任其一肚臭粪，满口胡柴，只是赞好，二也。二妙。日间一度风流，百文定价，每夜通宵行乐，额例四星，价钱又廉，缠头省费，三也。三妙。彼瞎婆向日所接，不过屠户贩子、仆皂与人，弹琵琶唱野词，侑烧酒卧破席而已。今忽有显者大老光临，犹如天降，公然日间陪着肆筵设席起来，夜里睡着锦衾绣帐起来，出自意外。听其骄矜使气，只是一味趋承，何等爽心凑趣，岂不乐哉？四也。四妙。为有此四种妙处，向日为名妓所轻薄厌恶者，今日皆趋移于瞎子矣；且这种瞎妓，他当日未得际之时，为人所贱弃，成年屡月，那阴户尚不能开市大吉。笑倒。间或有赚疮乞丐，秃顶游僧，要来点缀点缀，只图几文为糊口之计也，一概笑纳不辞。今日所遇俱皆肥马轻裘之客，真如登天界，奉承之不暇。虽受鞭笞之辱，犹觉其荣，又曷敢少有所忤乎？所以这些阔老更加亲爱，视之如掌上之